

亚运之光

芦苇

圣火

耀人氏从此没有遗憾
失落在唐古拉冰雪中的一粒种子
终于感受了太阳神
最庄严的一瞥
在八月的期待中开始燃烧
也有太阳的瑰丽
也有冰与雪的圣洁
于是南方的甘蔗林不再冷静
北方的黄土地不再沉默
亚洲热烈的季风里
黑头发潇洒飘起
自信的黑眼睛没有疑惑
古老而年轻的中国心
怦然跳动的时候
也如一簇圣火

旋转着 一轮
东方气派的太阳

古老神话哲人的预言
孵化出一只神奇的火烈鸟
每根羽毛熠熠闪光

从来不曾怀疑
羿开弓射日射落了九个
最真诚的一个
留给东方
东方是太阳的故乡
泰姬陵的红砂石永不褪色
巴比伦废墟也无比辉煌

秦皇汉武的长城呵
庄严得令人不敢遗忘
沉默着也思考着
为了亚洲太阳的热诚
生长绿色的希望。

太阳·长城

就这样虔诚地凝望着
古长城每一个垛口

一楼记

(散文)

邓清华

那年单位分房，没人愿要一楼，曰：“脏、乱、潮。”我想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就自告奋勇要一楼。头儿们知之皆大欢喜，办事效率亦出奇的快。提出后仅三十分钟，住房证、钥匙便到了我的手里。

我来到新村，依房本所指，没费周折便寻到了“1—2”号。我开门，进，一脚踩在水里。细瞧，见两室一厅一厨全成泽国，忙脱鞋赤脚入内，检查所有龙头水阀，均拧得紧紧，不禁纳闷，这水是从哪里来的？回家，取来畚箕、拖把，费半天工夫，终于将水除净。走时，却见门口有水悄然流入。极小，但持续。于是顺水找源，这才发现门口墙根“细细一线”与东邻居屋里相连。我愣愣想了一阵，出门，找来些水泥砂子，在门口筑起一道“防洪大堤”，心竟安然。岂不知这才是与各种脏乱拼搏的开端。

大概是我搬家后一月天气，住户们都先后搬来了，王头儿住在我家顶上。午休，我与夫睡，忽被雨声惊醒。看太阳火红，天空湛蓝。在阳光



亚洲雄风 张向东

照耀下，雨闪烁着紫的、绿的、红的美丽色彩。二人胡涂。再看，却发现雨从二楼阳台直泻而下，似瀑布般。蓦然灵醒，知是“人工降雨”无疑。须臾风起，“雨”点儿竟潇潇洒洒飘进窗里。夫起身下床，被我制止：“人家刚搬来嘛，阳台挺脏。”我怕他出去惹事。

谁料，从那后，几乎天天午饭罢，头儿家便施展魔法“人工降雨”。无奈，我只好陪着笑，委婉劝过头儿夫人几次，但无任何收效。一次，脏水竟溅到我晾在窗外的衣服上。夫气愤，进厕所，拧紧了通向楼上的自来水阀门。此招真灵，从此，头顶便不“人工降雨”了。

夫洋洋自得，为掌握着楼上的供水大权而自豪：“不行，就拧阀门！”活脱脱一副“水霸”嘴脸。

安宁几日，又添烦事。此楼六层，两边均有阳台，便不时有瓜籽皮、冰棒纸、唾沫痰烟头儿儿女散花般落下。对此专题，我与夫郑重讨论酝酿多次，得结论：一层对五层寡不敌众；只有勤清勤扫。

“治理整顿”卫生环境初见成效，又有新的

小时候读《三国演义》，读到张翼德立马横枪当阳长坂坡桥上声吼吓退曹操百万兵，不禁令人回肠荡气拍案叫绝。这大约也是最早的关于利用声波武器的记载，虽然也明白那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文学的夸张。后来斗星转移，关于张翼德所引起的激动也逐渐平息。但几十年后当我越来越多地遇到跟声音有关的事情时，于某一时刻的豁然顿悟之中，似乎对古人的描写又有了新的理解……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带着秋凉的雨丝断断续续扯下，还未起床就听到敲门声。进屋的是住在对门的几位离休老干部，一脸的凄凄惶惶，还未落座便大叹苦经：与家属院一墙之隔的纺织厂，新近又盖起一座大厂房，内装织布机上百台，24小时开工，噪音震耳欲聋。

“你是记者，帮我们呼吁一下，要不我们这老骨头可就交待了。”看着他们满面愁容离去，不难想象当上百台织布机一齐在数十米之外开动起来时，是怎样地惊心动魄！

其实即使没有车间矗立在身后，噪音这个现代妖孽与城里人也是如影随形密不可分。窗外有汽车，天上有飞机，大街上人声鼎沸再加上无处不在的扩音器，我们周围的声浪如此汹涌澎湃，以至使人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听觉系统早已习惯于那强大而不知停歇的噪音了，而它所能忍受并适应的强度，使人们自己突然拥有了一个衡量标准时，竟也会大吃一惊。

暑热难当之时，朋友建议去山里暂避。约

寻找寂静

(散文)

丰光

声“走罗——”竟如雷鸣虎啸，在山间嗡嗡地回荡好久。

于是那一瞬间，童年时关于张飞喝退曹兵百万的印象立时有了新的顿悟。我想这绝不是故弄玄虚，古人生活的世界那样安静，除了自然的天籁，一切机械的电气的声响全无，他们的听觉神经一定非常灵敏又非常脆弱。一声断吼固然不至于退兵百万，但能使人肝胆俱裂跌落马下恐怕并非太过份的夸张吧！

现代人早已适应了喧闹，以至根本忘记了地球本应是寂静的，当我们无意中置身于一个寂静的环境中时，所得到的感觉竟是新鲜惊讶无所措手足，这真是令人唏嘘不已而又无可奈何的啊！

问题出现。那次我病在家，有人敲门，开了，是位不相识的老汉：“李五住这儿吧？”我摇头……又过一会儿，敲门声复起……却是位年轻小伙，问当家的在不在。没等我答，小伙掀起衣角，露出一排排悬挂整齐的“石头镜”，仿佛军人腰间的子弹带……快六小时，门铃声起。我以为夫归，兴冲冲开了门，一脚跨进位黑脸膛、胳膊上吊花包袱的乡下女人。我愣，那妇女似熟人般开了口：“师傅，有旧衣服没？”

防了脏乱，忘了潮湿。那天，二人打扫屋里卫生。我将褥子揭起，一股霉味钻入鼻里，看时，见床上铺的纸霉烂后粘于褥底。褥斑斑驳驳，尽是黑绿颜色，赶紧将其晾晒。褥干，印痕却没消失，竟成一副“世界地图”。二人后悔发现太晚。遂决定：三天小晾十天大晒。至今，“世界地图”仍是前几年那般模样。

当然，一楼也具许多好处。冬季保暖，夏季凉爽。我住一楼几年，没有买吊扇、台扇和落地扇，甚至一把折扇也没投资。因那二楼及其以上都是绝好的隔热层。不信，你来一楼试试，外面38℃，热得人满身流“油”，而在这里睡时还得格外小心，盖不好毛巾被便会着凉。

前天，我们买回一辆摩托。当我给一楼那五级台阶铺块木板，推着“轰轰”响的摩托进了房子，在场人都说一楼方便。我则“哼”一声：“岂止，还有天然空调器呢！”

是夜，万籁俱寂。我想搬来一楼数年的好处与坏处，不由感慨。遂作短文记之。

十八岁的心

文 玫

总有些什么写在沙滩
让浪花去读
总有些什么抛给斜阳
让晚霞去读
总有些什么留给梦境
让月光去读
总有些什么压在心头
却掉了又难难受
总有些什么要向你诉
却难以启口……
十八岁的心呵
如一支红蜡烛
渴望燃烧又把泪流

小 幽 默

两位美国音乐家在交谈。“我的首场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收到的鲜花足够夫人开一个花店。”另一位说：“很好，但我的首场演出更绝，观众给我送了一座房子。”

“啊！不可能！”第一位听后根本不相信。

“确实送了。不过是一人一块砖。”
(张永平 译)



我为亚运做贡献

亚运为国添光辉

胡清泉 刻



国家银质奖
GUOJIAYINZHIJIANG

电视机

陕西广播电视设备厂

厂址：陕西省咸阳

电话：4456 4467

电挂：2330

厂长：马新